戰爭與和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部



一

一八〇六年初尼考拉·羅斯托夫告假回家。皆尼索夫也要到福羅涅示回家去，羅斯托夫勸他同路到莫斯科並且住在他家裏。皆尼索夫在最後的前一站遇到了一個同事，和他喝了三瓶酒，在快到莫斯科時，雖然有道路輒溝的顛簸，他卻在羅斯托夫身旁，躺在驛橇車底板上，睡着不醒，而羅斯托夫愈臨近莫斯科時，愈是心急。

『快到了嗎？快到了嗎？阿，這些難受的街道，店舖，麵包招牌，街燈，車輛！』當他們在城門口驗了准假證進了莫斯科時，羅斯托夫這麼想。

『皆尼索夫，我們到了！他睡着了，』他說，把整個的身體向前伸着，好像他希望用這種姿勢來增加橇車的速度。

皆尼索夫沒有回答。

『這裏是十字路的拐角，車夫薩哈爾常常站在這裏；薩哈爾本人就在這裏，還是同樣的馬！這裏是我們常買薑餅的小舖子。可以快一點嗎？！哦！』

『到哪一家？』車夫問。

『就是在那邊街頭上的，那個大房子，你沒有看見嗎！那是我們的家，』羅斯托夫說，『那就是我們的家！皆尼索夫！皆尼索夫！我們馬上就要到了。』

皆尼索夫抬起頭，咳了一聲，沒有回答。

『德米特銳，』羅斯托夫向駕駛臺上的聽差說。『那就是我們家裏的燈火嗎？』

『是的。少爺，您父親的書房裏有亮。』

『他們還沒有睡覺嗎？啊？你以為怎麼樣呢？你要當心，不要忘記了馬上就把我的新上衣拿給我，』羅斯托夫添說，摸着新鬍髭。

『哦快走呀，』他向車夫大聲說。『醒吧，發夏，』他向皆尼索夫說，皆尼索夫的頭又垂下來了。

『哦，趕快走，三個盧布酒錢，快走！』在橇車離大門口只隔三家時，羅斯托夫大叫着。他似乎覺得馬都不在動。終於橇車到了右邊的大門前面；羅斯托夫看見了頭上邊熟識的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灰脫落的飛簷，階臺，和過道上的柱子。車子還沒有停，他便跳下橇車，跑進門廊。屋子依舊靜靜地，冷淡地站立着，好像毫不關心是誰走進來了。門廊裏沒有人。『我的上帝！大家都好嗎？』羅斯托夫想，心臟陷落地站了一下，立刻又順門廊和熟識的灣曲的梯層向前跑去。依然如舊的門把柄，——伯爵夫人常常因爲牠不乾淨而發怒，——依舊鬆鬆地打開了。前廳裏點着一支蠟燭。

老米哈益洛睡在箱子上。出門的跟班卜羅考非，他是那麼力大，他可以從後邊把馬車抬起來，他正坐着，用布邊條在編打鞋子。他看了看打開的門，他的淡漠的睡意的表情忽然變爲快樂的驚訝。

『呵喲天呀！小伯爵！』他認出了小主東，大叫着。『這是怎麼的呵？我親愛的？』於是卜羅考非，興奮得發抖，向客廳的門衝去，大概是要去通報的，但顯然他又改變了意思，回轉身，低頭吻小主人的肩膀。

『都好嗎？』羅斯托夫問，抽出自己的手臂。

『謝謝上帝！謝謝上帝！他們剛剛吃過晚飯！讓我看看您吧，少爺。』

『一切都十分好嗎？』

『謝謝上帝，謝謝上帝！』

羅斯托夫完全忘記了皆尼索夫，不願有人先去通報，拋開了皮襖，便踮脚跑着穿過黑暗的大廳。一切都如舊，牌桌子如舊，有布罩的大燭架如舊；但已經有人看見了年輕的主人，他還沒有來得及跑到客廳，便有一個人好像暴風一樣從旁邊的門裏直衝地飛出來，抱他，並且開始吻他。第二個第三個同樣的人從第二道第三道門裏跳出來；又抱他，又吻他，又是喊叫，又是歡喜之淚。他不能夠分別誰是爸爸，誰是娜塔莎，誰是彼恰。大家都同時喊叫，說話，吻他。只有他的母親不在內——他想起來了。

『我沒有知道……尼考盧施卡……我親愛的！』

『他來了……我們的……我親愛的，考利亞……他變了樣子了！沒有蠟燭！茶呀！』

『吻我呀！』

『心愛的……還有我喲。』

索尼亞，娜塔莎，彼恰，安娜·米哈洛芙娜，章啦，和老伯爵都抱他；男女奴僕擁滿了房間，喊叫着，哎呀着。

彼恰貼着他的腿叫着，『還有我呀！』

娜塔莎把他的頭向下扳着，吻了他整個的臉之後，從他身邊跳開了，抓住他上衣的邊，在同一的地方像一隻羊那樣地跳着，尖銳地叫着。

各方面是閃耀着歡喜之淚的，親愛的眼睛，各方面是尋找接吻的嘴唇。

索尼亞，臉紅得像紅緞子一樣，也抓住他的胛膊，發出幸福的目光，注視着他的眼睛，她期待着這雙眼睛看她。索尼亞已經過了十六歲，她很美麗，特別是在這個幸福的狂喜的興奮的時候。她微笑着，眼不離開地，屏聲息氣地望着他。他感激地瞥了瞥她；但他還在期待着尋找着什麼人。老伯爵夫人還沒有出來。但是此刻聽到門口的脚步聲了。步子是那麼快，不會是他母親的步子的。

然而這卻是她，她穿了他不在家的時候新做的，他沒有看見過的衣服。大家放開了他，他跑到她面前去了。當他們走到一起時，她倒在他的懷裏啜泣着。她不能抬起頭來，只把臉貼在他的上衣的冰冷的飾緣上。皆尼索夫沒有被人注意，走進房來，站在那裏望着他們，拭自己的眼睛。

『發西利·皆尼索夫，您兒子的朋友，』他說，向疑問地望着他的伯爵介紹他自己。

『非常歡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』伯爵說，吻着皆尼索夫，抱着他。『尼考盧施卡信上說過，

……娜塔莎，這就是皆尼索夫。』

同樣的許多幸福的狂喜的面孔轉向皆尼索夫的毛蓬蓬的形像，並且圍繞了他。

『親愛的，皆尼索夫！』娜塔莎大叫，狂喜忘形地跑到他面前，抱他，吻他。大家都被娜塔莎的行爲弄迷惑了。皆尼索夫也臉紅了，卻微笑了一下，拿了娜塔莎的手吻了一下。

皆尼索夫被人領進了爲他預備的房間，羅斯托夫家的人都在起居室裏聚集在尼考盧施卡的身邊。

老伯爵夫人和他並坐着，沒有放開他的手，時時吻他的手。其餘的人擠在他們四周，注意着他的每個動作，每個字，每個目光，沒有把狂喜親愛的眼睛離開他。他的弟兄和姊妹爭吵着，互相爭奪最靠近他的地方，並且爭執着誰替他取茶，取手巾，取煙斗。

羅斯托夫因爲他們對他所表示的親愛覺得很幸福；但會面的最初片刻是那麼幸福，以致他覺得現在的幸福太少了，他還期待着更多，更多，更多的幸福。

第二天早晨，旅客們睡到九點多鐘。

在外邊房裏亂放着軍刀，小袋，佩囊，打開的箱子，和泥靴子。兩雙有馬刺的擦乾淨的靴子剛剛放在牆邊。僕人送來了盥洗盆架，刮鬍子的熱水，和刷乾淨的衣服。房裏有煙草和男

性的氣味。

『唉，格銳施卡，煙斗！』發西卡·皆尼索夫的沙嗓子大叫着。『羅斯托夫，起來！』

羅斯托夫揉着睜不開的眼睛，從温暖的枕頭上抬起亂髮的頭。

『哦遲了嗎？』

『遲了，快十點鐘了，』娜塔莎的聲音回答。在隔壁的房間裏發出了漿過的衣服的絲聲，女孩們的低語聲和笑聲。從開了一條縫的門裏閃過了什麼藍色的東西，緞帶黑髮和愉快的臉。他們是娜塔莎和索尼亞，和彼恰，來看看他們起來了沒有。

『尼考林卡，起來！』娜塔莎的聲音又在門外發出來了。

『馬上就起來了。』

這時彼恰在外邊房裏看見並且抓起了軍刀，感覺到小孩們看見從軍的哥哥時所有的狂喜，卻忘記了讓姐姐們看見未穿衣服的男子是不合式的事，把門打開了。

『這是你的軍刀嗎？』他大聲說。

女孩們閃開了。皆尼索夫帶着驚惶的眼睛把毛蓬蓬的腿藏進被裏，望着他的同事求助。彼恰進門後，門又關上了。在門外發出了笑聲。

『尼考林卡，穿換裝服出來吧，』娜塔莎的聲音說。

『這是你的軍刀嗎？』彼恰問，『或者這是您的嗎？』他帶着卑屈的敬意問黑臉的有鬍子的皆尼索夫。

羅斯托夫連忙穿了鞋，穿了換裝服走出去。娜塔莎穿了一隻有馬刺的靴子，正在穿另一隻。當他進來的時候，索尼亞在打旋，正要撒開衣服坐下來。兩人都穿了同樣的藍色的新衣服，鮮豔，紅潤，愉快。索尼亞跑走了，但娜塔莎抓住哥哥的手臂，拉他進了起居室，於是他們開始了談話。他們來不及互相問答成千的，只對於他們是有趣的瑣事。娜塔莎對於他所說的和自己所說的每一個字都發笑，不是因爲他們所說的話可笑，而是因爲她愉快，她不能抑制自己的用笑聲所表現出來的喜悅。

『呵，多麼好，好極了！』她對一切都這麼說。

在愛的溫暖光輝的影響之下，羅斯托夫半年來㊀第一次感覺到，在他心中和他臉上有了那種小孩般的笑容，這笑容是他在離家之後從未有過的。

『不，你聽着，』她說，『你現在完全是大人了嗎？我非常高興，你是我的哥哥。』她摸了

㊀ 原文是一年半。按羅斯托夫是一八〇五年夏從軍，一八〇六年初回家，應是半年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摸他的鬍髭。『我想知道，你們男子是什麼樣的人。是和我們一樣嗎？不嗎？』

『爲什麼索尼亞跑走了？』羅斯托夫問。

『是了，這說來話長了！你要怎麼同索尼亞說話呢？稱你呢還是您呢？』㊀

『要看情形如何，』羅斯托夫說。

『請你叫他「您」，我以後再向你說這道理。』

『但這是什麼原故呢？』

『好，我現在說了吧。你知道，索尼亞是我的朋友，那樣好的朋友，我爲他燒了胛膊。你看這裏。』她捲起細紗布的袖子，在肩下離胛肘很遠的地方（這地方就是舞衣也可遮蔽得到的）指示着瘦長、柔軟胛膊上的紅疤痕。

『我燒這裏，向她證明我對她的愛。我不過是在火裏燒熱了一把尺，貼在這裏。』

在他從前的書房裏，坐在扶手上放了小墊子的沙發上，看着娜塔莎的極其興奮的眼睛，羅斯托夫又回到了那種家庭的兒童的世界裏，這世界除了對於他，對於別人便沒有任何意義，但牠給了他一種最大的人生歡樂；而用尺燙胛膊表示愛，在他看來，不是無意義的：

㊀ 第二人稱單數「你」是對小孩和親密的人用的，多數的「您」是較爲客氣的正式稱呼。

他明白這個，並不驚異。

『就是這樣嗎？沒有別的嗎？』他問。

『我們是那樣好的朋友，那樣好的朋友！那尺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；但我們永遠是朋友。她愛了誰，便永遠是那樣的；但我不懂得這個，我馬上就忘記的。』

『還有別的呢？』

『是的，她那麼愛我和你。』娜塔莎忽然臉紅了。『你記得，在你出門以前……她說，你要忘記這一切的……她說，「我要永遠愛他，但我讓他自由。」確實這是極好的，高貴的！是的，是嗎？很高貴的？是嗎？』娜塔莎那麼嚴肅地興奮地問，顯然她現在所說的，是她先前含淚說過的。

羅斯托夫想了一下。

『我決不收回自己的話，』他說，『況且，索尼亞是那樣嫵媚，要放棄自己的幸福，那是多大的呆瓜哦？』

『不，不，』娜塔莎大聲說。『這件事我和她已經談到過了。我們知道你要說這話的。但這是不行的，因爲你明白，假使你說這話——你認爲自己受到約言的束縛，那末就好像是，

她有意說這話了。那末你還是不得不娶她。這是完全不行的。』

羅斯托夫看出這是她們好好地考慮過的。索尼亞昨天晚上已經使他注意到她的美麗。今天瞥見她一眼，他覺得她更加美麗了。她是十六歲的嫵媚的女孩子，顯然是熱情地愛着他（對於這個他沒有片刻的懷疑。）爲什麼現在他不愛她，甚至不娶她呢，羅斯托夫想但……現在他還有那麼多別的樂事和興趣！『是的，她們把這事好好地考慮了，』他想，『我要依舊是自由的。』

『那好極了，』他說，『我們以後再談吧。呵，我多麼高興你喲！』他添說。『哦，你對保理斯沒有變嗎？』哥哥問。

『這是廢話！』娜塔莎笑着大聲說。『我不想到他，也不想到任何人，並且也不想要認識什麼人。』

『哎喲！那麼你要幹什麼呢？』

『我嗎？』娜塔莎問，快樂的笑容使她的面色明朗了。『你看見過丟報黑嗎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沒有看見著名的跳舞家丟報黑嗎？所以你不明白。這就是我所要做的。』娜塔莎變

了手臂，抓起她的裙子，好像跳舞時一樣，她向後跑開幾步，打了旋，作了足趾旋轉，把脚靠着脚，站在脚趾尖上，走了幾步。

『看我站着！看呀，』她說；但不能在脚尖上再站了。『這就是我所要做的！我決不出嫁。我要做一個跳舞家。但是不要向人說。』

羅斯托夫那樣高聲愉快地大笑，以致皆尼索夫在房裏羨慕，娜塔莎不能約制，和他一同笑起來了。

『哦，好不好呢？』她還在說。

『好。你已經不想和保理斯結婚了嗎？』

娜塔莎發火了。

『我不想嫁任何人。我看見了他，要親自向他說這話。』

『呸呀！』羅斯托夫說。

『但這都是廢話，』娜塔莎繼續說，『皆尼索夫好不好呢？』她問。

『他好。』

『哦再見吧，去穿衣服吧。皆尼索夫是可怕的嗎？』

『爲什麼是可怕的？』尼考拉問。『不，發西卡是非凡的。』

『你叫他發西卡嗎？……奇怪。他是很好嗎？』

『很好。』

『好吧，趕快來吃早茶。我們在一起吃。』

娜塔莎站起來，好像跳舞家一樣地用脚尖走出了房間，但那樣地微笑着，只有幸福的十五歲的一女孩們才那樣微笑的。在客廳裏遇見了索尼亞時，羅斯托夫臉紅了。他不知道怎樣對待她。昨天晚上，在見面的最初的高興的時候，他們互相接吻，但今天他們覺得不能夠這樣做了。他覺得，大家連母親和姊妹們，都疑問地望着他，並且注意着他是怎樣對待她。他吻她的手，稱她『您——索尼亞。』但是他們的眼睛互相遇見，互相稱『你』，並且溫柔地互相接吻。她用目光求他原諒她竟敢由娜塔莎的居間向他提起他的約言，並且感謝他的愛情。他用目光感謝她給他自由，並且向她說，無論怎樣，他決不會不愛她的，因爲不愛她是不可能的。

一 一卷一部十一章說她十三歲，索尼亞十五歲，本章前面說索尼亞是十六歲，娜塔莎應是十四歲，因爲時間只有半年。

『但那是多麼奇怪呵，』韋婭選了大家靜默的時候說，『索尼亞和尼考林卡現在互相稱呼「您」好像生人一樣了。』

韋婭的話是對的，和她的所有的話一樣；但和她的大部份的話一樣，這話使大家都覺得不舒服，不僅索尼亞，尼考拉和娜塔莎不自在，而且老伯爵夫人也臉紅得好像小姑娘一樣，她恐怕兒子對索尼亞的愛情會妨礙他的美滿的姻緣。

皆尼索夫令羅斯托夫驚異，穿了新軍服，擦了髮油，打了香水，在客廳裏顯得和他在打仗時一樣的漂亮，對於女子和紳士是羅斯托夫料想不到的那麼慇懃。

二

從軍中回到了莫斯科，尼考拉·羅斯托夫被家裏的人當作最好的兒子，英雄，和寶貴的尼考盧施卡；被親戚當作可愛的，動人的，有禮貌的青年；被朋友當作漂亮的驃騎兵中尉，優良的跳舞家，莫斯科的最好的配偶之一。

羅斯托夫家的交游是全莫斯科；老伯爵今年的錢是充足的，因爲所有的田莊都再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